



風流劍魔

金庸著

風流劍魔

金庸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八

武当山地处鄂北，峰峦峻拔，山势极为雄伟，连环二十七峰，天柱高与云齐，尤其那些古木松柏，苍翠凝碧，天风过处，松涛万顷，有如铁马金鸣。

每当朝霞暮雾，月照松间，在凄凄朦胧中，满山金碧辉煌的殿宇道观，若隐若现，幻彩流丹，令人有琼台仙境之感。

由于真武大帝得道于此，因而为宇内著名圣迹，天下善男信女，常不远千里而来，朝圣膜拜，瞻仰名山。

时值春夏之交，正是武当山进香季节，满山遍野，尽是朝山的香客，山道上熙来攘往，络绎不绝，有的坐轿，有的乘马，有的人手擎柱香，三步一叩头，五步一顶拜，加之往来瞻仰胜地看热闹的仕女和江湖豪杰，人山人海，所以道为之塞。

半山以下的幽谷中，广岭上，以及人工修筑的山道旁，不少做生意的酒商茶贩，临时搭建的凉棚，以供游人香客进食饮茶稍息，所以，吆喝叫卖之声，愈显繁盛热闹。

入夜之后，景色尤为奇绝，那些烧夜香的善男信女们，焚香提灯，蠕蠕上行，将蜿蜒上升的山道，点缀得有如一条火龙。

此时皎月东升，三元观，上清宫，以及其他观院中晚课方兴，满山的点点香火，到处晃动着灯笼，各观内传出的钟声、法器声、诵经声，和烧夜的善男信女们的齐唱香歌声，交织成一曲抑扬顿挫壮丽悦耳的交响乐章。

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川流在每一座灯火辉煌，光可烛天的道观内，在每尊神像前烧香，虔诚地一一叩头膜拜，对那些静立一角，对每一个香客都十分注意的武当道人，没有人去看他们一眼。

因为，这些香客，不远数千里，结群成队前来，还要在山上露营过宿，为的就是向神明表明他们的心迹，那管你江湖恩怨，武林是非和隐隐四伏的杀机？更不会去注意那些表面指导香客，衣内暗藏兵器的道人。

山上各观院内虽然热闹如度元宵，但在较平静的西麓山口外，却风驰电掣般驰来快马十数骑。

这一行马队中，有僧有道，有男有女。正是离开了六福渡口，经过了当西镇，飞马纵骑，急急赶来的“游侠同盟”。

当前一人，正是轰动天下武林，震惊了龙首大会的新进龙头——“游侠同盟”的少年盟主江玉峰。

其次是陆赵韩朱司马五女，和“悟空”、“风雷拐”等人。

催马驰在最后的，永远是“黑煞神”、“独臂虎”秃子哑巴“铁罗汉”几人。

山口外原就停了许多车马骡轿和进香朝山以及生意摊贩人搭建的帐篷和凉棚，这时听到急如骤雨，声如闷雷的疾驰马蹄声，不少人出来张望察看。

当他们看到江玉峰等人，纵马如飞，直驰山口，一望而知不是进香的团体，所以，都感到有些惊异。

江玉峰等人在经过当西镇时，已和丐帮联络过，知道武当山正是朝山进香季节，特别繁盛。

但是，当他们驰进山口，沿着宽大山道，绕峰越谷，看了满山的车马篷帐和灯笼，江玉峰和陆赵五女以及“悟空”等

人，都有些大感意外的愣了。

尤其“鬼刀母夜叉”，看了半山以上的点点灯火和不时传来震荡山林的“嗡嗡”钟声，不由惊异地道：

“哇，天下的善男信女这么多?!”

“黑煞神”立即“哼”了一声，轻蔑地说：

“这一下子可乐死了武当派的老牛鼻子小杂毛了，这么多活财神来送香火钱!”

“风雷拐”看了这情形，忧虑地提议道：

“盟主，我们可以找一处僻静地方停下来了!”

江玉峰也有此想法，闻声立即察看，发现左侧一座高峰与一座险岭相连处，林木茂盛，且有流泉，正适合他们歇马，所以，举手一指道：

“那边林木茂盛，容易隐藏马踪，我们就到那边去吧!”

说话之间，当先拨马，沿着一道斜沟，径自向前驰去。

由于地势高险，远离山道，险岭以下，再看不到香客搭建的帐篷和人踪。

江玉峰等人纵马而上，直入林内。

林内都是高大松柏，月光透下，斑斑点点，景物依稀可见。

大家纷纷下马，各自将马缰挂在鞍头，抖弹一下身上风尘，捡一方青石坐下来。

赵雪清再看了一眼半山上的点点灯火，和光亮烛天的道观，凝重地说：

“看情形，今晚我们不能动手了!”

主动和武当订约的韩筱莉，却望着江玉峰和“悟空”等人，关切地问：

“当西镇的那位丐帮执事怎么说?”

“风雷拐”回答道:

“他说武当山进香,今晚是最隆重的一天,三元观、上清宫,以及所属下院的善男信女和进香客,要等三更过后才能逐渐走完。”

“独臂虎”恨声道:

“奶奶的,那咱们就三更以后去!”

话声刚落,“一尘”道人道:

“慢着,如果咱们是找他们论事评理,用不着等到三更过后,随时可以前去,如果是为了韩姑娘前去践约,便必须等到进香季节过后……”

很少讲话的“铜人判官”,突然问:

“为什么?后山有的是地方,咱们可以把他们叫到后山来比剑!”

陆贞娘不以为然地道:

“如果要是以韩筱莉表妹的名义前去践约,必须事前打个招呼,而且也不能趁人家法事正盛,满山的善男信女前去耍刀弄棍,故作惊世骇俗之举,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秃子却理直气壮地说:

“咱们去了可向他们争论密封篷马车的事……”

“风雷拐”立即斥声道:

“你看到那辆马车停在上清宫啦?”

秃子一愣,顿时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话可答。

江玉峰有些懊恼地说:

“小弟觉得这一次恐怕又中了那个撒毒女子的奸计了!”

赵雪清立即道：

“最大的症结还是丐帮的信鸽通报纸条太小，写不下太多的字，无法把事情说的详尽，而这次在龙首大会上劫持‘元台’大师首脑人物，却早已知道这几天武当山正值进香吉期，在这么多善男信女车马骡轿中，多一辆密篷马车，又有谁会注意？”

话声刚落，韩筱莉说：

“既然来了，好歹也要查个水落石出，劫持‘元台’大师的事，也许真的有武当派参与……”

话未说完，朱擎珠和“一尘”、“风雷拐”几人，已同时颌首称是。

司马玲突然道：

“既然这样，今夜正好趁山上人多热闹，咱们可以混在香客中，遍山搜查！”

江玉峰一听，有些感慨地说：

“像这种热闹场合，正是丐帮弟子活跃的大好机会，偏偏丐帮怕与武当派发生冲突，把弟子统统召了回去，否则，我们正可请他们去搜索！”

话声刚落，“黑煞神”突然似有所悟地道：

“盟主，俺想起来了，武当杂毛不是骂丐帮是咱“游侠同盟”的狗腿子吗？咱们就拿这句话上山去质问他们，和他们理论……”

“一尘”道人冷冷地问：

“他们若是向你要证人呢？”

“黑煞神”被问得一愣，“啊”了一声，顿时无话可答了，因为全山找不到一个丐帮弟子。

赵雪清忧虑地说：

“刚才玲妹说的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咱们利用山上人多热闹，趁机到各处搜索，怕的是武当派的道人认出了我们……”

秃子不以为然地说：

“到龙首大会场去的武当道人根本没有几个，哪能说武当派的道人都认识咱们？”

赵雪清道：

“武当二尘和掌门，匆匆地赶回来为什么？”

秃子依然不服气地说：

“他们赶回来大不了对那些小杂毛们说，‘游侠同盟’的王永青是个秃子，俺不相信今晚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中，秃脑壳只有俺一个！”

话声刚落，江玉峰、陆贞娘，以及“一尘”、“风雷拐”几人，都不自觉地说有理。

“独臂虎”兴奋地说：

“对，对，秃子从来没说过一句正经的，只有这一次出了个好主意……”

但是，秃子并不领情，反而举手一指“独臂虎”道：

“今晚上都能去，只有你得留在此地看马匹！”

“独臂虎”一听，顿时大怒问：

“为什么俺不能去？”

秃子不客气地道：

“因为你是三条腿的……”

话刚开口，“独臂虎”呼的一声站起来，握着拳头将独臂虎一挥，怒声道：

“俺揍死你这狗养的……”

“风雷拐”一见，沉喝道：

“坐下，当着盟主的面，挥拳争论，成何体统？”

“独臂虎”自知失礼，但仍不服气地一指秃子，正待说什么，江玉峰已忍笑挥了个“坐下”手势，同时正色道：

“待会儿大家上山，任何人不准携带兵器，小弟的“天魔剑”也要留在此地，这儿没有得力的人守着那还了得……？”

“独臂虎”听得心头一震，深觉责任重大，不由面现难色焦急地说：

“卑职一个人守在此地……”

话刚开口，江玉峰道：

“小弟会把大聪弟留下来协助你……”

“铁罗汉”一听，立即不高兴地嚷着说：

“为什么嘛姐夫盟主？俺既不少胳膊又不缺腿的……”

朱擎珠道：

“你比缺胳膊断腿的还容易认得出，你那幅尊容，哼，头如麦斗腹如鼓，两腿长得像萝卜，满山的香客都不去烧香了……”

“铁罗汉”不高兴地问：

“为什么？”

朱擎珠没好气地说：

“都抢着去看你了……”

大家一听，都忍不住哈哈笑了。

“铁罗汉”被说得满脸一红，没好气地说：

“看你把俺说的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好好好，俺不去总成了吧？！”

如此一说，大家再度笑了。

于是，江玉峰立即开始分组，他举手一指“黑煞神”和秃子哑巴三人，吩咐道：

“你们三人一组……”

话刚开口，“鬼刀母夜叉”道：

“盟主，俺奉劝您，千万不要分配秃子和歪嘴在一起，一次火烧黑虎岭就吓掉了魂……”

“黑煞神”一听，不由气得瞪眼怒声道：

“你这骚娘们儿是怎么搞的？哪一壶不热你就她娘的提哪一壶！”

“鬼刀母夜叉”说：

“老娘是为了你们两人好……”

秃子也不高兴地说：

“用不着在这儿哭耗子，你心里巴不得儿希望俺和歪嘴多插几个大漏子……”

“鬼刀母夜叉”怒骂道：

“这真是他娘的狗咬吕洞宾……”

江玉峰含笑挥了个宽慰手势，道：

“有方坛主跟他们在一起，不碍事的！”

“鬼刀母夜叉”又道：

“狗改不了吃屎，今晚上就看哑巴的本事了！”

哑巴一听，猛的一拍胸脯，呲牙咧嘴地比划了几个手势，最后，指了指“黑煞神”和秃子的臀部。

“黑煞神”一见，立即说：

“对，今晚上谁他娘的闯祸，就打谁的屁股！”

江玉峰觉得时间宝贵，立即道：

“好了，你们三人由此地向南搜索，特别注意那些隐蔽偏僻之处，三更前回到此地。”

秃子和“黑煞神”同时应是，哑巴也比划了一个会意手势，三人转身，齐向岭下驰去。

“黑煞神”三人一走，江玉峰又派陆贞娘、赵雪清、以及“风雷拐”三人各带一组，自己和“悟空”、“一尘”韩筱莉四人一组，负责搜索后山。

江玉峰分配完毕道：

“为了避免引人注目，无法隐蔽的兵器，请都留在此地！”

一提到兵器，“鬼刀母夜叉”眼一亮，脱口急声道：

“盟主，糟糕！”

如此一嚷，江玉峰等人不由一愣！

赵雪清问：

“又是什么事，大姐？”

“鬼刀母夜叉”焦急地说：

“歪嘴把他的一对护手虎铜钩带去了！”

如此一说，大家真的不由同时呼“糟”。

憨姑首先焦急地说：

“那赶快把他们找回来呀？！”

“风雷拐”无可奈何地道：

“找？到哪里去找？”

“一尘”道人宽慰地说：

“半山以下，山道四通八达，要想进入武当派的三元观以下各观院，除非你攀壁渡深涧，任何人飞不过半山的‘解剑岩’……”

江玉峰未等“一尘”话完，立即吩咐道：

“既然如此，我们大家都到‘解剑岩’前集合……”

朱擎珠道：

“慢着，我们此番前来，本就是找上武当向‘松鹤’道人理论，想想在龙首大会上，“武当二尘”处处与咱们为敌作对，这次他们匆匆回山，也为的是对付咱们，人家处处对我们敌视，我们又何必事事遵守他们的臭规矩，大家想想看，他们自己的徒子徒孙可以不受约束，大模大样地带着兵器上山下山，为什么其他任何门派的门人弟子包括掌门人在内，都要解下兵器和佩剑呢？……”

“鬼刀母夜叉”和“铜人判官”也说：

“是呀，朱姑娘说的一点也不错，这不是他娘的唯我独尊，瞧不起天下武林吗？”

一直不愿意留下来看马的“铁罗汉”，立即火上烧油地嚷声道：

“俺最听朱姐姐的话，因为她说的话最有道理，干脆，咱们大家都带着兵器去……”

话未说完，江玉峰道：

“慢着，我们‘游侠同盟’做事，必须注意到公理与道义，小弟并不是怕事，而是怕打杀闹事，惊世骇俗，冒渎神明……”

“一尘”道人深知十一凶煞的脾性，如果他们认为不合公理的事，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必须打倒它，像武当派的设置“解剑岩”，就不合道理。

所以，一听江玉峰谈到神明，赶紧正色道：

“盟主说的不错，非万不得已，今夜最好不要与武当派

冲突，再说，追击马车本是一件秘密事，等咱们找到了证物，再找他们理论不迟！”

一谈到“神明”，大家都无话好说了。

江玉峰继续道：“现在情况突然有了变化，为了随时应付突发事件，大家仍应把兵器带在身上，非万不得已，绝对不要通过‘解剑岩’，现在仍按照方才的规定，分头搜索那辆密篷马车，三更以前赶回来！”

说着一顿，又宽慰地说：

“大家不必为芮坛主担心，有方坛主和他在一起，可能不会闹事，再说，王坛主吃过一次亏，总该学乖了，他为人也比较聪明……”

“鬼刀母夜叉”已自语似地道：

“秃子凡事就坏在他的小聪明上了。”

话声刚落，赵雪清道：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我们走啦！”

说罢，就和司马玲当先向岭下驰去，“鬼刀母夜叉”和憨姑立即跟在两人身后！

江玉峰道：

“发生紧急事故，发啸为号！”

说罢，就和陆贞娘那一组，分别向东向北驰去。

大家虽然为“黑煞神”三人提心吊胆，而他们三人却有说有笑，一面前进，一面注意什么地方隐蔽，什么地方可能隐蔽着那辆马车。

三人心情轻松，脚步快捷，愈向上走山道愈少，而善男信女和商贩搭建的帐篷和凉棚已愈多。

这时虽然二更将近，但搭建在山道两旁空地上的摊贩凉

棚下，依然是灯火辉煌，光明如昼，酒保菜贩，同样的向香客游人招徕生意。

“黑煞神”三人每次经过酒棚，闻到阵阵酒香，都会不自觉而又贪婪地看一眼那些酒壶酒坛和酒碗！

酒保阅人无数，一看三人馋涎欲滴的神态，自然心里明白，纷纷向前招呼，报出了许多名酒和好吃的卤菜。

但是，“黑煞神”三人都强咽一下口水，摇摇头，含笑拒绝了。

由于三人都喜欢喝两杯，加之每座酒棚里菜肴满桌，酒香扑鼻，三人的定力因而不自觉地动摇了。

“黑煞神”首先提议道：

“小牛山，喝两口吧？！”

秃子早已忍不住了，但他却正色道：

“歪嘴，咱们可把话说在前头，我秃头陪你喝没关系，要是盟主怪罪下来打屁股，你小子一个人顶着。”

“黑煞神”道：

“干啥说的那么严重？一不闯祸，二不误事，喝两口黄汤盟主才不管呢！”

说着一顿，突然又望着哑巴，郑重地问：

“不会讲话的，你呢？”

哑巴肚里的酒虫早在翻腾，这时见问，立即“嘿嘿啊啊”的比划了几个手势。

秃子王永青立即道：

“老方说了，他是舍命陪君子，酒钱由你付……”

“黑煞神”一听，立即反对道：

“酒喝进你们的肚子里，酒钱为耐要俺付？咱们是三一

三剩一，逢三进一。哑巴如果舍不得银子，咱们就二一添作五……”

话未说完，哑巴已“嘿嘿啊啊”的又比划了几个手势。

秃子解释道：

“老方说，各管各，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

话声刚落，“黑煞神”兴奋地说：

“正合俺的意思！”

这时，正好走到一座酒棚前。

一个中年酒保，也正口若悬河地向着他们躬身哈腰报出了好酒好菜。

三人不再迟疑，并肩走了进去。

另一个酒保一见，指着一张空桌，含笑道：

“三位爷，请这边坐！”

“黑煞神”一挥手，道：

“俺还有要紧的事，打发了酒虫就走，先来半斤烧刀子！”

说话之间，三人并肩站在柜台前。

秃子要了半斤竹叶青，又代哑巴要了半斤老绍兴。

半斤老酒下肚后，三人都觉得有些飘飘然了，哪还想到出来是干啥的？

于是，你添四两，他加半碗，你敬我一口，我陪你一杯，等付帐走出酒棚，脚下就像踩到棉絮似的，星星月亮和山林，以及前后左右的人群，都在旋飞。

秃子一歪一斜地望着“黑煞神”，首先吃吃地问：

“歪……歪……歪嘴，你……你喝得……怎样？”

“黑煞神”强自不让脚步踉跄，但舌头却不听指挥，可是

他仍说：

“过……过……过瘾……八……八分醉……”

秃子讥讽道：

“奶奶……的……吹牛……嘴里……生了个……大舌头……”

“黑煞神”一听，顿时大怒，咬字不清地怒声说：

“放……屁，你……你不服气咱们……回去……再……再……再喝它……两斤……”

话未说完，有了七八分醉意的哑巴，突然推了“黑煞神”和秃子一下，同时，“嘿啊”两声，两手不太听指挥地比划了两个手势。

“黑煞神”和秃子被推得各自一个踉跄，心中都有些恼火，不由同时瞪着哑巴，怒吼道：

“你……你……你干啥？”

哑巴见问，神情焦急，暗透紧张的举手指了指前头。

“黑煞神”和秃子两人向前一看，这才发现潮水般的善男信女，提着防风灯，拿着香纸篮，纷纷向下走来，而且，有的已走下山去很远。

看了这情形，“黑煞神”和秃子才惊觉到，他们在酒棚里浪费了不少时间，心中自然懊恼。

而真正令两人懊恼的，却是那些游人香客，都以紧张的目光，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三人，神色畏惧地纷纷在他们三人身侧远处，极小心的绕过去。

“黑煞神”看了这情形，不由一挥手臂，生气地道：

“怕……怕……怕啥？俺又……又不会吃了你们……”

哑巴见“黑煞神”没有看懂他的意思，神情更焦急地举手

指了指高处一座独立大岩石。

也就在哑巴举手的同时，道旁那座高大岩石前，突然响起一声内力充沛的宏亮佛号，道：

“无量佛，三位施主辛苦了！”

“黑煞神”一听这声佛号，着实吓了一跳，同时也想起了前来暗查密篷马车的事情。酒意早已吓醒了不少。

惊异间，急忙循声一看，只见六个灰衣背剑青年道人的身前，并肩站着两个灰袍背剑的中年道人。

一个中年道人黄净面皮，蓄五络黑须，一个黑褐面皮，蓄着落腮短须，八名道人满面怒容，都以愤怒的目光，炯炯地瞪着他们三人。

“黑煞神”一看八个道人的目光和神色，心里不由气往上冲，正待说什么，秃子已摇晃着上身，醉态可掬地吃喊道：

“不……不……不错，爬这么长的山道……不太容易……就是……”

话声刚落，黑面皮落腮短须的中年道人，突然两眼一瞪，怒喝道：

“你们哪一门派的朋友，怎可如此不懂规矩？在这等隆重的日子里，居然喝酒，而且烂醉如泥……”

“黑煞神”一听，顿时大怒，不由虎目一瞪，怒骂道：

“放你娘的屁，谁喝的烂醉如泥？老子喝酒花老子的银子，干你武当杂毛的屁事！”

如此一喝骂，游人中前来看热闹的江湖豪侠，都发出一声轻啊，在武当派的大门口前，骂武当道人是杂毛，不是喝醉了是什么？

两个中年道人听得面色一变，六个青年道人同时一声怒